

七十三面第四行，我們將經文念幾句對對地方。

【汝識決定依於法生。汝今諦觀。法法何狀。】

這段經文，文與意都比較深一點，前半段我們在上一次念過，今天從這個地方接著看起。這幾句經文的意思是說，如果要是說意識不是從意根上生，關於根能不能生識，前面已經討論過。根要是不能生，那是不是法塵生的？這個今天要討論的，就是從法塵上來著眼。底下這兩句，佛叫阿難尊者，你去觀察法塵之法是個什麼形狀？這個問題又要牽涉到唯識。關於法塵，這裡面包括的相當之多，也相當的精微。在唯識裡面所講的法處所攝的色法，一共是有五種，這五種可以說都沒有相狀。通常在經論註疏裡面籠統的說，也與近代科學裡面的分析法有點相類似，我們將一切基本的這些物質給它分析，像現在分析成分子、原子、電子、基本粒子，這樣的分法。在佛法裡面這個分，分到最細的極微之微，佛法統統叫塵，這是名詞不一樣。可是在概念上有一個很大的差別，極微之微是不生不滅、非空非有，這是諸法實相。這一個概念非常重要，為什麼？

《般若經》裡面講的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與唯識裡面所講的道理是一不是二，在這裡面看是色空不二。我們講十法界依正莊嚴，只是這些極微塵聚散所產生的假相而已，聚集起來現一個相，散了之後這個相就沒有。我們今天科學裡面所推斷的，這是精神不滅、物質不滅，它有變化，它沒有生滅。因為沒有生滅，聚散之相是幻相、是假相，由此可知，一切法本來就沒有生滅。此地所說的著重在五塵落謝的影子，我們今天所講印象，這是意識所緣的境界。它有什麼樣的現相可以能夠指陳出來

？其實它只是一個生滅影子而已。譬如說我們早晨從台北火車站過，我們一提「今天早晨火車站出了什麼事情」，你馬上有個影像。這個影像早晨你所見的，落在阿賴耶識裡，現在一提起，阿賴耶識那個影像馬上就顯現出來，自己清清楚楚，沒有辦法拿給別人看。就是你兩個人同時去見過這個境界，提起來時兩個人都很清楚，我不能把我的印象拿來給你看，你也沒辦法把你的印象拿給我看，這是指陳不得的。它是影像、是幻相，不是個事實的真相，所以它沒有自體。

現在問題出來，沒有自體怎麼能生識？所以佛在此地，這兩句話說的是叫著阿難，『汝今諦觀』，你仔細的去觀察、去省察，『法法何狀』，法塵之法是一個什麼樣的形狀？這句話很顯然的就是問阿難，法塵是不是有一個體相像色聲香味觸，是不是像這樣有一個體相可得？在此地諸位必須要知道，前面的五科我們讀過，縱然是色聲香味觸也不能生識，何況法塵是一個虛妄的影像，連自體也沒有，它怎麼能生識？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若離色空。動靜。通塞。合離。生滅。】

這是在現相裡舉幾個例子。

【越此諸相。終無所得。】

這些相都是指五塵，『色空』是眼根所對的色塵，『動靜』是耳根所對的聲塵，『通塞』是鼻根所對的香塵，『合離』是味塵、觸塵。『生滅』是法塵，生滅只是一個影子、印象，你想起來印象就有，生了；一不分別，印象就沒有，就滅了，所以這是個影子而已。換句話說，法塵我們講五塵落謝影子，它比外面五塵還要來得假，所謂法塵生滅，實際上就是五塵落謝影子生滅。要想它另外有一個實體超越五塵落謝影子而單獨存在，這是了不可得，找不到的，沒有這回事情。所以說『越此諸相，終無所得』，「越」就是離

，離開五塵落謝影子哪有法塵？找不到法塵。縱然我們講起修行人，他能夠緣出世間法，出世間常講「非色非空，不生不滅」，這個境界高，可是非色非空要是離開色空，哪裡來一個非色非空？離開生滅，哪裡來一個不生不滅？非色非空是由色空反面顯現出來，不生不滅也是從生滅的反面顯示有一個不生不滅，拿今天的話來說，從相對的那邊顯示出來的。由此可知，世出世間法都沒有辦法離開前面這個五塵色空、生滅，離開這個別無所顯。我們怎麼能夠說是沒有體性的法塵，把它當作能生意識之因？所以你仔細在裡面去諦審、諦觀，你就會明瞭，離開五塵，求法塵是了不可得的。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生則色空諸法等生。滅則色空諸法等滅。】

這是我們講到法塵的現象，法塵生的時候一定隨著色空諸法生起，就好像我們人在光明之下有個影子，身生就有影子生，身就好比前五塵色聲香味觸，影子就好比是法塵，有形才有影。並不是有影而後才有形，這就說明不是法塵有實在的形狀而生的，它是因五塵境界而有、而生起。法塵滅的時候，必定也與前面五塵的境界同時滅，正所謂是形滅則影滅；換句話說，也不是法塵有個實在的形狀可滅。由此可知，法塵的生滅不過是隨前面五塵落謝影子的生滅而已，離開前五塵就沒有法塵可得，這幾句話也是這個意思。底下這就要給我們下結論：

【所因既無。因生有識。作何形相。相狀不有。界云何生。】

這幾句是承前面的意思來的。前面說過，外面五塵，這是我們隨順俗諦來講，外五塵是實在的、是實有的，這是隨順俗諦說，不談真諦，我們凡夫感官當中認為這是有的，色聲香味觸這是有的。這是五根之因，它不是意根的因，外面五塵的實法不會跑到裡面去，裡面又沒有一個自體性，它又沒有自體的說法，所以法塵畢竟是

個虛妄的東西。拿我們今天的話來講，只是一個概念而已，在佛法裡面講妄想，虛妄的相想，只是這個東西而已。所因之法塵既然沒有相狀可得，何況要說是因法塵所生的意識又是什麼樣子？意識是個什麼形狀？所以佛在此地說，『因生有識，作何形相』。末後兩句說明，既然法塵的相狀尚且沒有，這個意識之界怎麼可以說依法塵而生？現在這個問題愈來愈清楚，意識既不是意根生，又不是法塵生，而意與法又本自無相。無相之處，你們諸位參一參那是什麼？《楞嚴經》學到這個地方，這樣一提起，諸位應當要有點悟處。如果自己要是悟不出來，下面經文就告訴你了。

【是故當知。意法為緣。生意識界。三處都無。則意與法及意界三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這就說出，總結十八界都是真心，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。十八界在佛法歸納法裡面是說得最為詳細，在心法說了七條，色法說了十一條，色心都說得很詳細。在此地的總結，十八界中皆是意識建立根本，而意識立處尚且是空的，空無所有，那它所生的這些枝枝葉葉哪裡會真有？諸位聽了這幾句話也許愈聽愈迷惑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看到十法界依正莊嚴好像真有，所以一切眾生在這裡面迷惑顛倒，他認為這東西真有。而佛法裡頭常常也講有，因緣所生法。佛法裡面講的有，不是我們觀念裡面的有，為什麼？我們觀念裡面的有就不是無，有跟無兩個是對立的，有就不空，空就不有；佛法裡面講的有跟空是一樁事情，換句話說，有跟空是一不是二。如果諸位能在這個地方體會，那你就有點悟處，像《心經》裡面講的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沒有兩樣，是一樣。

大家如果是細心來讀《楞嚴》，我們今天講這個話，你不會懷疑，你能夠體會到一點點，能夠體會這個境界，這是真實的，不是

虛妄的。《般若經》裡面講的「諸法實相」，這是一切法的真實相，所以這個有是幻有，我們也叫做假有，佛經裡面也稱之為妙有，妙有既然不異真空，所以才會事事無礙。如果這個有要是真有，跟空是對立的有，給諸位說，事與事就有障礙，事與理就有障礙。我們講空是理，講色是事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理事無礙；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」事事無礙。如果色空是二法，它怎麼會沒有障礙？那應當是理事有礙、事事有礙，是二法；正因為它是一法，所以它無礙。這些話就是怎麼個講法，講得再巧妙，無過於諸佛如來，講得極巧妙。他雖然會講，我們不會聽，那就是什麼？我們聽了不開悟，這就是不會聽。會聽怎麼樣？聽了就開悟，那叫會聽。

佛會講，我們為什麼不會聽？諸位曉得嗎？也應該曉得。為什麼？前面釋迦牟尼佛已經訓過阿難尊者，阿難尊者怎麼聽？用耳識聽、用五俱起意識去聽，被釋迦牟尼佛罵了一頓，你們還記得嗎？耳識、五俱意識所緣的是什麼？是聲塵。耳識所緣的是聲塵，五俱意識所緣的是法塵，塵性是黑暗的，你怎麼會開悟？這就是說明，佛菩薩雖然善說，我們不會聽。要怎麼樣才會聽？在後面二十五圓通裡面，經文在第五卷、第六卷，那就叫會見、會聽。人家見是用見性見，聽是用聞性去聽，聞性所聞的是法性，見性所見的是法性，明心見性，這樣才能夠說言下大悟。阿難尊者在楞嚴會上沒有言下大悟，什麼原因？就是阿難尊者一直都是用耳識、第六意識，一直都用這個東西，到釋迦牟尼佛涅槃。阿難尊者的證果是在迦葉尊者的會下，換句話說，尊者的示現，盡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，他所表演的都是用意識，示現的跟我們凡夫一樣，沒有兩樣。佛滅度之後，在迦葉會上他才大徹大悟，示現開悟。大家也要聽清楚「示現」，阿難也是菩薩再來，裝的，裝糊塗，實際上他並不是真糊塗，

是裝糊塗，是在那裡表演給我們看的。

我們在此地要體會的，就是你要想真正開悟，一定要離心意識。楞嚴一會就是說這個道理，也就是教我們這個方法，讓我們六根在六塵境界裡面，交光大師在《正脈疏》這個註解裡，他就是直截了當提示出來「捨識用根」。讓我們在日用平常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不用心意識，而用六根的根性，這就是《楞嚴》的宗旨，成佛就快了。「歇即菩提」，歇什麼？歇心意識，歇這個，歇就是捨識。許多讀《楞嚴》的同修們，我就遇到過很多問我，「我們很想修捨識用根，怎麼個修法？」實在說這部經裡頭給你講得清清楚楚的，你還有這個問題在；換句話說，這部《楞嚴經》也是白讀了。「四科七大」說明宇宙萬有的真實相，用意在哪裡？用意是叫你放下，告訴你一一法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；換句話說，都不是實有的，都是真如本性所變的影像。你執著它，你不明白它的真相，那是你自己吃虧；覺悟了，什麼事都沒有，你就得到清淨自在。

到這個地方是個大段落，連前面的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到這個地方是個大段落。從這些經文裡面我們明瞭一樁事實，就是一切萬法是虛妄不實在的，既無處所可得，又無界限可憑，事相是虛妄。而一切權教、二乘、凡夫等輩，對於這個事實真相完全迷失，所以在這裡面起種種見解，這個見解在佛法裡面講邪知邪見。而這些邪知見麻煩就大了，邪知見是一切煩惱生死果報的根源，我們今天了解事實真相，把知見修正過來，將這些邪知見連根拔除，我們一切業果自然都盡了。這是我們講六道輪迴惑業苦，惑就是邪見，惑障破了你自然不造業，不造業當然沒有果報，這就是所謂了生死超越輪迴。這個道理真是合情合理，一絲毫都不勉強。

我們初學的人聽到這個經，心裡面放了一線光明，好像聽懂了，心裡一線光明出來，可是一剎那之間又迷惑顛倒，這是什麼原因

？這是我們無始劫以來業障太重。但是這個一剎那的一線光明，給諸位說，非常可貴。你不要看一剎那這樣短暫，非常可貴，為什麼？有這一剎那就可能有第二剎那，有第二剎就可能有三剎那，如果常常有短暫的放光明，漸漸走上開悟的道路。如何叫初放這一剎那的光明重現？心裡歡喜，好像意思真正明白了一點，這在佛法裡面講要不斷的薰習，才能夠叫你一剎那光明重現。不斷的薰習、天天在薰習，以後你就會常常放短暫的光明，逐漸你光明的力量就大了，時間也久了，那就起作用，起作用就大徹大悟。我們看楞嚴會上阿難尊者，一會放一個光明，開悟了，悟到這個，一會又悟了一點，但是始終沒有能大徹大悟。像阿難這個現象，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，諸位曉得這個經驗之後，我們就要珍惜，要珍惜這個光明的可貴。雖然是短暫，非常可貴，無始劫以來很難得有這麼個現象，縱然是極短暫，都很難得。原因在哪裡？就是過去你從來沒有聞過佛法，從來沒有接觸過佛法，你這個光明到哪裡去現？沒有辦法顯現。

今天顏同學他從基督書院裡頭，拿了一份他們那邊研究班的參考資料給我，人家那個地方也在培養人才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他那個法再好，只能夠生忉利天。是不是真能生忉利天，這裡頭有問題，這是我們說的外教。再說到佛法，剛才有個同學來告訴我，談到現在各個地方也都在那裡培養弘法人才，有很多地方也在辦研究班。我只跟他說了兩句話，我說假如現在有十個研究班，每一個研究班他們的見解、修行的方法都不相同，這些學生畢業出來之後，雖然統統都是弘法利生，會不會有成見？會不會有毀謗？我這是對的，你那是不對的，各人說各人是對的，別人都是不對的。好了，你去弘揚佛法，讓聽的人怎麼樣？聽的人聽了，只有你對、別人不對；聽聽那個，只有你對，那個又不對了。到最後人家說，你們統統

都不對，我還是不要學了，把佛法給毀滅掉了。這能夠把佛法復興起來嗎？這個現象必定有，為什麼必定有？因為學生沒有開悟，開悟就沒有了。

我們中國古時候，佛教傳到中國來我們有十大宗，這十大宗都是弘揚佛法，各個都標榜自己最好，但是也讚歎別人，他不毀謗。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？因為十大宗的祖師都開悟了，知道法法平等、無有高下。各人標榜一門是攝機不同，就是一切眾生他愛好不一樣。喜歡《華嚴》的，你到天台山，天台山智者大師一定介紹你到清涼大師那裡去，那是《華嚴》專宗學院，你到那邊去修。他不曾說：你要學《華嚴》，好，我來教你，他（清涼）那裡不行，只有我這裡行。沒有這個法，他一定會把你介紹到那裡去，為什麼？大家都是開悟的。今天的佛學院念個三年、四年，說老實話他念的什麼東西？念的是增長所知障。所知障是要去掉的，他在那裡增長。我在講百法的時候給諸位說過，講了一百個佛法名詞，你要是各個都把它記著，死在頭腦裡頭，你就增加一百種所知障。天親菩薩、彌勒菩薩看到你這個樣子都流眼淚，怎麼是這個學法？人家那個百法是教你破所知障的，破我執、破法執的。你們今天不會學，統統把它死記在腦袋裡，變成煩惱障、變成所知障。

這就是什麼？正如同《彌陀經疏鈔》裡蓮池大師給我們講的「不善用心」，不善用心也就是說錯用了心，才會產生這些弊病。我們想想今天有幾個人善用心？會用心？會用心的是用真心、不用妄心，不會用心的人是用妄心、不會用真心，這個問題很大。我們學佛，諸位必須記住，我們學什麼？我們學清淨心，身心清淨、世界清淨，這是我們的目標。凡是叫我們得不到清淨，或者是增加我們的障礙，增長我們的煩惱所知障，這就是有問題，這就不是佛法的正途，我們要從這個地方辨別。千經萬論不是叫你記的，諸位要明



白這個道理，如果叫你記著，統統都記住，那經上為什麼叫你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受持？這話怎麼能講得通？為什麼《楞嚴經》上講，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？所以說執著不得，執著就是病，執著就錯了。不但佛法如此，世間的學問也不例外，《學記》裡面所說的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你們諸位想一想，今天修學的，我們是不是記問之學？

記問之學是什麼？聽得多、記得多，不懂的去問別人，不是自己開悟的；換句話說，不是自己的，所有東西統統是別人的，不是自己的。到什麼時候才是自己的？大徹大悟之後才是自己的。在我們念佛法門裡面講，得理一心不亂以後是自己的；理一心不亂以前，都不是自己的。所以儒家的教學也重視開悟，悟了才是你自己的，這是講世間的學問也要開悟。讀誦那是開悟的一種方法，是手段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叫你開悟。由此可知，所謂佛學院、研究所，它是以開悟為目的還是以記問之學？以開悟為目的的這是佛法，這是真學佛；以記問之學的，這是世間法，世間法裡頭都不是高明的世間法，高明的世間法人家都不用記問之學。所以我們要是認識不清楚，在今天的社會裡怎麼能夠避免歧途岔路？不容易避免。你認清這一點，至少也能夠幫助你認識路。所以千經萬論，《楞嚴經》特別說得清楚，拔除二種執著、二種障礙，我執、法執（煩惱障、所知障）連根拔除，這個時候你的真心顯露，周遍法界，受用無窮。所以「四科七大」之文，每一段都是結歸到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，那是什麼？妙真如性。

禪宗裡面有所謂，「不得以所知心，測度如來無上知見」，特別是初學的人，如果犯了這個毛病，沒有不走錯路的。展開經典就講「我想是這麼樣的」，我們初學要是用這樣的心，會把經文統統搞顛倒了，自己曲解。不要說我們，就拿滿益大師，這個了不起，

是我們淨土宗祖師；憨山大師，這還了不起嗎？真正有修有證的人。你看看在《唯識論》的註解，因為《唯識論》是窺基大師的註疏，唐朝以後我們中國喪失掉了，找不到這個書，所以明末這些大師們研究唯識就是憑空想像，「大概是這個講法、是這個解釋」。蕩益大師《成唯識論》的註解，叫《唯識心要》，你們要是拿這個註解跟窺基大師的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對照一下看，你就曉得蕩益大師有許多地方搞錯了。這就是說明他們那些有修有證，要是沒有師承，還會有錯誤的見解。

何況我們無修無證，又沒有師承，天天在打妄想，以為經上講的就是這個意思，那不背因果才怪？可是現代人膽大，現在人不怕因果，膽大，他再不怕因果，他還是有報應。所以我們初學的人千萬要記住，佛法裡面可以懷疑，不能夠猜測，不能夠說我想是這個樣子，不可以。所以李老師教誡初學，初學守住古人的註解。我們今天自己沒有開悟，沒有開悟我們出來講經，只可以講古人的註解。對於古人的註解，我們可不可以去猜測它？也不行。那怎麼辦？古人註解裡面，哪些地方我看得懂、沒有疑問的，我就講；看不懂或者有疑問的，那一段我就不講。我講東西當中有漏掉的，這不算毛病，講錯了是毛病，講漏掉不算毛病。漏掉，只是你東西沒有講得完全，有些意思沒有講出來，這個沒有關係，就怕講錯。所以要守住這一點。

說到這邊，我提供諸位一點修學的參考，從前面這四大段經文、四大科來看，我們在此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，就是能與所都不可得。像經裡面所講的，根塵識三處都無，能生所生俱不可得，這是真相，這個境界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清淨寂滅的境界。《心經》最後的結論也是如此，「無智亦無得」，能照之智本來空，所照的境界也不可得。所以說心空境寂，寂而非寂，因為實在沒有能寂之人

；照而非照，這是因為無所照之境。在這個地方，我把話說得淺一點，有能、有所這是相對的，那是二法。二法，我們聽起來很容易懂，一聽就懂；無能、無所，能所是一不是二，這個東西難懂了。

《唯識科學觀》裡面，一開端就說明佛法跟世間法不一樣，從什麼地方去看它不一樣？就從能所。世間法有能有所，就是相對的，我們很容易了解；但是佛法不是相對的，所以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也不是哲學，為什麼？宗教與哲學的立足點都是相對的，而佛法所研究的是自己研究自己。

能照之智，所照之境，是一不是二，這是佛法的難處；換句話說，超越了我們的常識，超越了我們境界的領域，這是佛法。因為能照與所照是一，境與智，所照的境界、能照之智，因為是一，一就是清淨寂滅相，所以心裡沒有妄念、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。在智照境之中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這個境界我們稱之為清淨寂滅，稱之為一真法界。內心是寂靜，對外面境界上決定沒有攀緣，他也不住定，他也不住動，動靜是二法，正是禪家所謂「坐斷兩頭」，教下常講「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，這個時候一心自然現前；所以是返本還源，恢復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唯一的一個途徑。諸位能夠發現這一點，就可以學佛了。佛法千經萬論，它必定指歸在這一處，這是它與世間法不一樣的所在。我們學佛法，如果不懂得歸向這一個地方，那我們自己路走錯了。就跟剛才所講的，你所學的佛法是學了一肚子所知障，你學的是障礙，你所得到的是煩惱，你沒有得到心開意解、清淨自在，這是你學佛你所得到的。要是學佛法得煩惱、得所知障，不如學世間法，為什麼？世間法會得名利，對不對？得名利比得煩惱、得所知障要強一點，你何必來學佛？佛法是離苦得樂，是叫你得輕安、得自在，叫你得智慧、得清淨心的，這是別的學問裡頭所得不到的。佛法裡面有，我們學了之後，是不是得到

這個東西？我們得到多少？勘驗自己，這就是自己學佛的成績。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